

書名 文選三十卷 朝鮮刊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8  
 編號 D7811000

# 卷二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三十卷 朝鮮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班孟堅西都賦一首

賦甲

東都賦一首

張平子西京賦一首

都賦序

班孟堅

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  
 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  
 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  
 安西土父君德帝不都  
 固作兩都賦以諷  
 曰賦者古詩之流也不向定之辭昔  
 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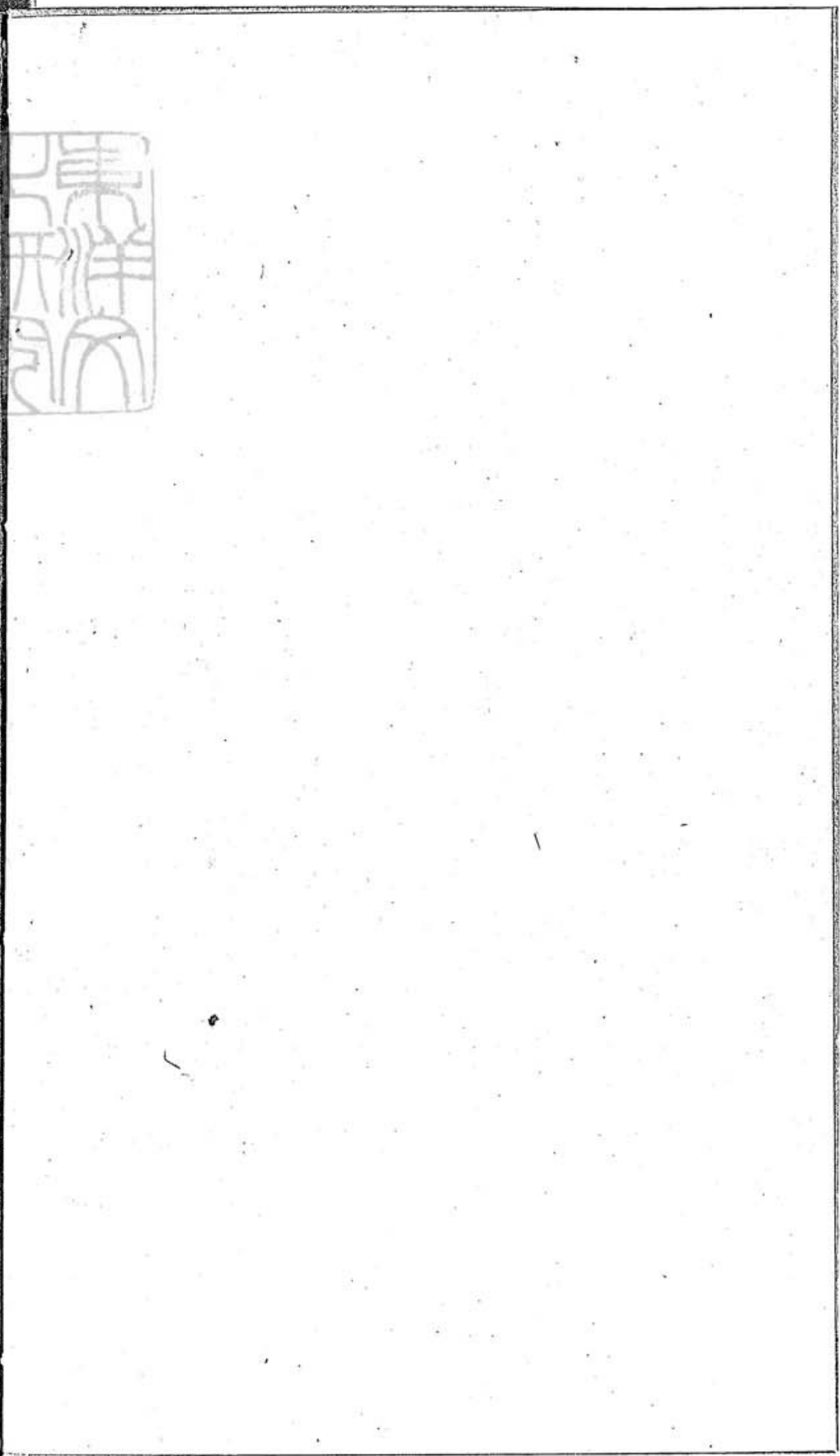
No. 2853 五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長



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史論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胥紀摠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州

息幸傳論一首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一首

述成紀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亦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良曰贊亦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

之翼困於鷲雀言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

鳥能進千里者羽異之材也此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異然皆初因俗人所傳鷲雀

俗人鳥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

位乎向曰公孫弘豕海式微賢良對策權

邊上拜中郎遷御史大夫言皆臣高遠之迹

以救羊豕也時謂微賢良時此位則云相大

也夫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

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

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曰濟

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實服也制

度禮法也闕缺也不及如前人不暇及也蒲

書闕下引見數息曰何相見之晚上羣士慕

秋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豎良曰豎陽賈豎子也豎心計豎侍也

府

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家僅衛通生青後推為侍中是奮起於休

養馬太子降漢沒入官輸黃門斯亦曩時板養馬太子降漢沒入官輸黃門斯亦曩時板

築飯牛之朋已相審成飯牛之於齊門桓公見而用漢之得人

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之言此數君之遇亦同之已辭也

則石建石慶良則石建石慶良

質直則汲黯卜式質直則汲黯卜式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定令則趙定令則趙

正

張湯張湯

則嚴助朱買臣則嚴助朱買臣

下閔良下閔良

桑弘羊桑弘羊

騫蘇武騫蘇武

霍去病霍去病

日碑日碑

遂並受遺詔遂並受遺詔

以興造功業制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以興造功業制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

宗

山

纂修洪業良曰其起也言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也與

及武帝也統紀纂繼洪大也亦講論六藝

選茂異彌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招而蕭

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以儒術進銑曰蕭望之脩齊書梁丘賀善

祖善春秋尹更始理尚書韋玄成脩詩嚴彭

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劉向王褒以文章

顯章謙諍見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趙充

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濟曰張安世趙充

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

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州刺史王成揚

膠東相龔遂為渤海太守鄭弘為淮陽相召

信臣為南陽太守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尹翁翁

歸太守張敞為京兆尹言此數人皆在職平

聲譽而有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

其次也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革命一首于令升

銑曰何法盛晉書云于寶字令升新

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

待奏紀論者論華魏命之事革改也

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

# 洞

事也向曰後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  
 之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以濟曰言帝王之興不  
 同也尚書大傳故古之有天下者相皇栗陸  
 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皇曰陸  
 上古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謂  
 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  
 淳素之鴻黃世及以壹民也翰曰鴻黃帝也  
 承也言如此以一人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  
 魏外禪順大名也故曰文德也外禪謂行殘  
 殺以順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向曰湯伐桀武  
 大者名以順湯武革命應天人也  
 之皆暴天人厥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之故應而伐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 春

項羽王莽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之義大  
 矣哉良曰言各逐運數而天下之人隨  
 敬其事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古者  
 謂堯也專謂萬機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  
 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  
 人事乎其天意乎惟曰言終始不同豈  
 人事邪乃天意也

## 晉紀摠論一首

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  
 其善惡而論之是名摠論矣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

仕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  
 文學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

錄文



# 禪

中也良曰壽謂計策也遂服與軫驅馳三世與翰曰  
 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武帝時為丞相明性  
 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  
 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  
 御物而知人善采拔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  
 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猶使也言任數術之  
 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拔擢之  
 也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畢盡也爾乃取  
 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  
 其事濟曰鄧艾為典農宣王見而奇之辟以  
 州刺史張潛從事潛每使泰詣宣王由此為  
 宣王所知歷亮委任二州刺史艾善武而泰善  
 之各盡共事也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

# 寺

淵守並據兵反俱是宣王討而平之擒執東太  
 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王陵曰忠受遺詔輔政爽與橫  
 恣日甚宣王奏廢之後有反狀於壽春陵乃  
 王陵謀立爽王廢之後有反狀於壽春陵乃  
 而降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神斷決也法言智如  
 湯武相桓桓征伐四方維御羣后大權在已  
 維御羣后大權在已維御羣后大權在已  
 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濟曰詩葛亮  
 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  
 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之  
 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衆始携  
 矣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衛闕象法世宗承

什

基太祖繼業軍大將軍尚書事輔政太祖宣王靈也

繼業謂相繼以成帝業者也玄豐亂內欽

誕寇外殺之夷三族欽文欽李豐作亂景帝二

君俱為亂欽則景帝三族也奔潛謀雖密而

在幾必死也向曰潛謀玄豐淮浦再授而許洛

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濟曰淮浦許洛皆

也言皆黜異心圖謀之然後推轂鐘鄧長驅

庸蜀鄧艾為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三關

謂降也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

禮終受備物之錫錫曰非常之禮謂加九名

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向曰崇高也周

嚴也言文帝為魏輔亦如周公伊尹也

於世祖遂享皇極濟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

之位正位居體重言慎法良曰正位天子位也

慎其法語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

而能斷也翰曰弛緩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

新君律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咎循脩治

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之腹心采同公卿

物

志思和戰國之艱苦輯和也

異議濟曰腹心謂近臣也吳議謂張華王納

羊結之策以善為衆疏請伐吳上納其策以

從所善入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

杜之決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王

濟杜預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名銑曰三峽山役

不二時江湖來同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

歸晉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

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濟曰夷平也壘垣軍

之域也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帝年號也吳武

蜀平故云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

外問不閉翰曰餘糧棲畝謂未稼之穗於田

也行旅無盜賊也民相遇如親其匱乏者取

資於道路銑曰資禮義大故于時有天下無

窮人之諺向曰諺傳言也下無雖太平未洽

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

矣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

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揚駿彼誅母后廢黜

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傅作諷被

誅遷太后揚氏于永安宮黜為庶人母為惠

母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

之變二翰曰夷誅也族門也太子太傅孟觀亮太保衛瓘張誥以二公既亡楚五必專權勢使童猛使言於太后太后遣謁者李雲華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郤尉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郤歲構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沈不相穆以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閔伯季曰實諸王兄爭歲構邪如關伯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顯仆隆落戮殺辱汚也至乃易天子以太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也上之彌而有免官之謠濟曰趙王倫篡位遷號為太上皇時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氏不見星變當有免官天子也徒歌曰謠氏不見德唯亂是聞良曰人不見為朝為伊周夕為

誅距翰曰言朝否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茲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見膏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綱紀言輕薄小人役茲惡之赴火矣內外混淆庶官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矣失才向曰混同淆亂庶名實反錯天綱解紐濟曰為惡者反獲善名是名實反錯也也網維也紐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鈞石更也三十斤曰者不堪重任關塞之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更執國政天子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

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翰曰李辰石冰二人

微起兵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銑曰劉淵以

破諸郡縣自稱王彌彌起兵二十餘年而河

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向日

之胡也二帝謂愍帝懷帝也懷帝為劉曜所

平虜愍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於何哉樹立失

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濟

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人

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為政

誰能救之良曰弊衰也誰能故于時天下非

曹弱也軍旅非無素也被劉淵者離石之將

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翰曰素習也

庸之才非有吳先王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

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銑曰弓馬士

腕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耒農

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

羊舉二鄰如拾遺芥濟曰自下迨上謂臣伐

器也裳衣裳也言脫農器為干

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

羊舉二鄰如拾遺芥濟曰自下迨上謂臣伐

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將

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劉良曰

辱於戎卒豈不哀哉遭翰曰虜獲也辱謂夫天

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

其勢常也鐵曰大器天子之器也羣生萬

傾是其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輒靜也

常勢向曰防隄也燎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

者不可以爭競擾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

也可以爭競也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

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良

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百姓

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上德曰

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是以感而

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

淵澤也銚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入歸

附之此皆有德則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

而其義人隨運以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

治之斷刑罰以威之濟曰設禮文以防君謹

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良曰善惡以曉

言

百其 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

也 向方 之謂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

也 方道 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庶

恥篤於家問邪僻銷於胃懷 向曰銷篤厚也問

也 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

義則濟 授命而人死終不求生傷義也 又况可奮

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 良紀曰干紀

也 秦末之時陳勝奮臂天下響應而為亂 言人各

可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

結則不遷 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

人深固結而不失 理節則也言君布仁惠之基

所以長久也 遷故長久 夫豈無辟主賴道

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

人道德而不亡者 蒙先 故迺陵季子聽樂以知

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 蓋民情風教國

家安危之本也 濟曰吳公子季扎封於延陵

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 善知樂入其國聞

以識安危之所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

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良曰姜嫄也

也后稷周之祖先播種百穀以養人而天下  
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  
者也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

我蒸民莫匪爾極能配天而食蒸民也極中

也言衆民蒙播種之功又曰實穎實粟即有節

教皆於后稷而得中

后稷舊名堯以有功封至公劉遭狄人之

亂去邠之幽身朕厥勞其詩曰乃裹糒糧于

橐託于囊不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邠

地名大曰橐小曰囊陟則在囁復降在原以

處其民從公劉居者或升山或降下也言人

也皆以至於大王為我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

命杖策而去之良曰大王季父也與我狄

猶也杖策也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泔至

于岐下輸曰來朝走馬言遲惡早且疾也周

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

市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商人也皆曰仁居

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向日

漸多無勞來而安集之濟曰言以仁惠撫養

疆乃理乃宣乃畝良曰慰安止居也言安其



時辨曰宣其業以至於王季能躬其德音  
也言各安其業也  
王季太王之子也翁翁繼  
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音  
故其詩曰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  
能鈇曰克能類善也言  
善為君長始賜  
光載始錫賜也子孫  
至于文王備備舊德而惟  
新其命  
文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  
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  
來也言能恭敬克昭明也聿遂懷由  
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  
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  
觀之謂已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耆黃髮老人也言能親九族用黃



髮之言以而其后妃躬行四教  
成福祿  
婦言三日婦容  
四曰婦功是也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  
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  
也銑曰師傳女師傳也  
煩辱謂循女功之享以教天下  
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  
故其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向曰刑法也  
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是以漢續之女守  
于宗族又能正理於國家  
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  
漢有詩曰  
不侯求思又肅肅免置於中林  
公侯腹心言能化之使有潔白純一之德  
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  
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

言並以禮化中國於天下三分有二猶以

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

至王曰言文王猶事紂武王代紂八百諸侯不期而

能以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以三聖之智伐

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

功安民和衆統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夫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

未盡善也向曰著明也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齊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

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辨蠶煩

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

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良曰靜安也自后稷之本始於安民凡十五

王世脩德業至于文王始平之以受命也十

六王至武王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者故

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

如此之纏繇輸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

其安人立政者其揆一也文曰言周上代有

安人為政度之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享

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王向曰烈盛也百

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咸意如宣景遭多

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備公

劉大王之仁也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禁

詩及其嚴慢以便宜時是受遺輔政屢遇廢置

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良曰齊王芳則

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遣歸于亳思庸言齊王

伊尹放諸相宮三年復歸于亳高貴沖入不得復子

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公鬻後舉兵相

於車也冲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

辟而高貴童皆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

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

二日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帝并言

如武王興兵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

而會諸侯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曰

言立根本不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風俗滌

也純厚也不二謂不先代武王寡少風俗滌

僻恥尚失所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所學

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放誕為德六經以

莊敬為本言學敬者皆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

尊放誕而退莊敬名檢也銑曰檢法度也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

名檢也銑曰檢法度也狹節信通而以前信為褊狹也進仕者以

苟得為貴而鄙居正者則貴之居正容而進仕

鄙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謂不識是

非但望空署白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

上議以虛談之名良曰言時名目三公皆蕭

著則象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

邪正皆謂之俗吏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

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

名重海內銑曰倚依也投持曠大也謂虛談

海內重名也若夫文王曰吳不暇食仲山

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

病矣白曰螢笑點辱詬取也言文王仲山甫

者為病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

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言毀

譽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慝邪也欲食也慝而

者不復為官擇賢為官者但擇所利而趨而

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良曰秉鈞

則更兼平領十餘職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

之失十恒八九也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

故機微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

拘資次銑曰言貴戚子弟皆悠悠風塵皆奔

競之向曰遠以來悉皆奔競勢利也列官千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百無讓賢之舉有能讓舉賢人也子真著崇

讓而莫之省著崇讓論而時君不能省察子

雅制九班而不得用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

事為裴嶺所駁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糾長虞為

取成於婢僕向曰掃梳也織維理編帛未嘗

知女工絲枲里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齊日

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

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

媵有黷亂上下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

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

於古循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翰曰不

俗以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

行也言為淫逸如忘天下且不以為非禮況

責脩德者乎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

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

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刑既鑿契欲莖為理其

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國之將亡本必先

顛其此之謂乎政也顛墜也故觀阮籍之

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齊曰阮籍放蕩  
崩弛也禮教察度純賈充之爭而見師  
尹之多僻君行常居人前何以在後純曰  
伯充之先為市魁故以後也俗傳純祖先為五  
臣也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也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更思郭欽之謀而  
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  
悟我狄之有豐銑曰悟覺也御史大夫郭欽  
今西北方戎狄雜居帝不許言之後為患宜及  
平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言之後為患宜及  
武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言之後為患宜及  
為豐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傳玄曰  
上書云使天下無復謀議而亡秦之病復發  
於今日也上骨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病復發

主對曰桓靈也曰朕克已為理方之桓靈不  
亦甚乎對曰桓靈也曰朕克已為理方之桓靈不  
入私門邪此言則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  
知百官邪僻也則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  
觀寵賂之彰賂流行良宜深絕魯褒曰臣以貨  
神論言考此則知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  
貨賂之行明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  
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良日守文謂守常平理  
代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  
樂翰曰平王之時辛有適伊川見枝枝而祭  
聘請觀樂使工人歌陳范燮必為之請死賈  
日國無主其能父乎歌陳范燮必為之請死賈  
誼必為之痛哭銑曰范燮以君剋敵無禮乃  
國家之事可為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  
痛哭者一事也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

之哉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賄賂公行庸主守且猶不濟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

臨之乎故賈后肆虐於六官韓午助亂於外內

其所由来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齊

賈后惠帝后隳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

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焉

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懷帝承亂得

位羈於疆臣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愍

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翰曰洛陽傾覆秦

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長安也許

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天下

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日

去謂去晉室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

瑞發也南昌郡名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

氣之濟日望氣者謂占候及國家多難宗室迭

興也良日宗室諸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

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翰曰惠帝立

賈后無子廢太子矯詔而殺之武帝子欽度

封淮南王領中護軍章度封成王拜屯騎

校尉趙王倫篡逆章度謀舉義兵迎天子士

度封長沙王拜步兵將軍周濟王問驕於士

攻問縛於帝前河間王頊欲廢天子立成都

勢而卒見誅遂為顯所誅言此數王俱有權

豈非命也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

文識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

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益秦王之

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前事也易曰西南陽王為右丞蓋時以南陽王為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

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

不建禍辱及身極謂大中之道也與嘉未也皇

能弘道非道弘入者也濟曰帝天也言豈天

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有淳耀之高辛氏火

亡哉應由人不能道淳耀之烈未渝故大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制不載此文

周禮王者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

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頌官分務各有

典司向曰闈官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

事各有典掌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赤管筆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良日

范蔚宗

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

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滄變也晉承統之後故

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垂集於東晉也



也阿荷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進賢

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為之以節行步

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妃翰曰后

得當黼文以配君子賢審官哀思也思所以能述

宣陰化脩成內則禮銑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

閨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險詖謂不行險詖也

私謂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

請誓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誓過

王晚起姜后待罪末巷日妾不才使君及周

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東遷曰

人者六人翰曰齊遂好內也晉獻升戎女為

元妃銑曰晉侯欲以驪姬為大也終於五子作

亂冢嗣遘屯向曰五子爭立為亂冢嗣晉驪姬

譜也冢長遘屯難也自爰逮戰國風憲愈

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濟曰爰於逮及也

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以至破國亡

衣裳刺為為亂失明暗之節

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

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良

以亂寵愛妾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弛廢

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

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

少使漢興因循其誦而婦制莫釐秦號曰漢因

皆循理也高祖帷薄不脩孝文在席無辨惟薄

謂閨房也謂幸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

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

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向日簡少也

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

千官人數也武帝置婕妤姁娥娥容華充衣各

儀道前八品為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

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齊王政符亂國之迹

者前漢史及光武中興斷雕為朴良曰言斷

素也六官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

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官人彩女三等並無

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

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

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上二十以下姿色

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

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論曰筭計也謂

問納取也詳審明帝聿遵先旨官教頗脩登

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閤之言權無私溺

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鏡曰今善闔門限也言

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化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

著甲令向曰謂因明帝改正后妃之制貽厥

方來豈不休哉齊曰制法貽遺厥之法以遺後

世豈不錐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良曰篤固

美哉雖有節度為防禁不故孝章以下漸用

色授時翰曰授與也言幸帝之 是隆好合遂忘

清蠹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家宰

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銑曰好

大臣也重器天子位也 唯秦芋爾太后始攝

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芋曰

相魏冉也嬴秦姓漢仍其謀知患莫改東京

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

后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

閭太后實太后章德實太后梁太后何太后

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閭弱之主臨朝稱詔卒

滅見亡莫不定策惟弈委事父兄貪狹童以

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

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纒紉於園犴岸

之下良曰奔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久長

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何百目

索也紉學也罔犴名 湮滅連踵傾軛繼路

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終於陵夷大  
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詩書所嘆  
運淪亡神寶鏡也曰陵夷微也淪亡詩書所嘆  
略同一揆曰此難之晨唯家之索言此漢與  
耳漢略同一理故考烈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  
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乎篇跡謂日所  
行之事正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  
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  
見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謂生非追尊  
奉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  
事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  
繼前漢外戚傳也謂

### 後漢書二十八將論一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  
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  
皆畫形於雲臺障翳  
漢書作此論於下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

宿未之詳也銑曰前漢為王莽所篡然咸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向曰咸皆言二十八

其者勇皆曰咸皆言二十八

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在命者亦

是有志操是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

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良曰議論也言當時

功臣理事也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為

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深謀善遠計應為功臣之材多不兼備故不用

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

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

可謂通矣銑曰王道謂用道也桓世微齊桓之相先趙

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盜狗

輕猾之徒向曰翼輔崛起也鬻取也販繒謂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濟曰

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地

龍醢不其然乎良曰勢疑謂威武疆盛見楚

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

蔽壅翰曰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勳臣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銑曰世及

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向曰言懷道無

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濟曰鑒

賢能存其直曲之意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

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

也直也言視前漢不在

也賢能存其直曲之意

請而已良曰寇徇鄧禹耿弇賈復皆先武功

封不謂四絲加位不特進而已觀其治平

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

者乎翰曰言先武政平者格之功臣其傷已

甚而鏡曰格取也言取功臣何者問以明下文

直繩則虧喪息舊撓情則違廢禁典傷撓曲

私曲情於公法直則傷恩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勞則入或非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

敬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事相權濟曰若

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

任則眾意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

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復心也故高彩

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良曰秩

元大也以高祿重禮信者大功也峻建武之

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

功名延慶于後翰曰建武先武年號也數公

咎善惡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饒也

寬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

良曰寇徇鄧禹耿弇賈復皆先武功

立高功大業所

觀其治平

翰曰言先武政平者格之功臣其傷已

鏡曰格取也言取功臣何者問以明下文

傷撓曲

私曲情於公法直則傷恩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濟曰若

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

任則眾意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

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復心也故高彩

元大也

以高祿重禮信者大功也峻

建武之

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

功名延慶于後

翰曰建武先武年號也數公

咎善惡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饒也

寬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

初定天下高祖從獲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入謀反耳上曰何故

而反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也上曰  
 故之柰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一人封之  
 則定矣於是乃封雍取素不快意一人封之  
 無患矣郭衣謂先武日進補衆職當簡天下  
 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  
 於先任武日道路流任咸日朝廷夫崇恩偏授  
 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謀也夫崇恩偏授  
 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  
 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  
 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  
 李通竇融卓茂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  
 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永合三十二人  
 改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濟

此繫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宦者論一首

良曰周以爲閹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爲傳作其論云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

側翰曰垂象謂宦者星故周禮置官亦備其

數閹者守中門之禁銑曰備數也謂周禮云

者中門所用奄人寺侍人掌女宮之戒向曰寺

屬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濟曰王之正

五人周制月今仲冬命閹尹審門閹謹房室

良日閭尹閭官也問亦門詩之小雅亦有巷  
也審謹閉之者順冬氣也詩篇名巷伯官中閭  
伯刺讒之篇官也幽王雅詩篇名巷伯官中閭  
之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  
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  
也中入謂官人也也善使也然而後世因之  
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向曰稍漸也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勃貂名  
拔管文公立呂卻畏福將焚公官而殺晉侯  
寺人披以難告晉侯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  
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然而有德焉吾  
死之期高景監縲賢著庸於秦趙縲賢皆閭  
之於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縲賢進  
人如也趙惠文王而趙疆盛是著功也庸功  
及

及其弊也豎刁亂齊伊戾禍宋良曰弊

無廢齊大亂宋平公遣奄人伊戾傳太子莊  
無寵太子亨楚客于郊突因譖太子漢興仍  
將為亂太子死後事發乃烹伊戾

襲崇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

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漢中仍乃襲因也

大建武以後乃悉官者皆假以貂及高后

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謂者出入卧内受宣詔

令銑人謂者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頰見

親幸伯子趙談北宮人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武帝時宦者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



奏機事多以官人主之長曰蕭望之以武帝

非國舊制也機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

心納忠有所補益著急就一為故人為黃門令

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

禍損穢帝德焉高封曰蕭望之以與周堪議罷中

初官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向曰謂

也外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

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實憲兄弟專執權

威濟曰永平明帝辛號祚福也實憲太

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

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良

幼劣實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

者唯閹官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

誅之惡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

於是中官始盛焉封鄭鄉侯食邑千五百

長秋也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也延平安

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署之職署司也言閹人兼主之也鄧后

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帝母殷眾也和朝臣

圖議無由參斷帷幄稱下制令不出房闈之

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良曰言婦人

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故不得不得委用閹人以通國命手握王爵口

含天憲王法令也言皆出於黃門非復掖

庭永巷之役閹傭房閭之任也掖庭閹房使

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其後孫程定立順

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黃門時江京等廢皇

太子為濟陰侯後程與十八人截衣為誓斬

桓帝遷濟陰侯立之是為順帝曹騰定策立

大桓帝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軍梁冀事

信唐衛與謀令誅冀事成同日俱封侯代

下屏氣良曰言內外之官懼闈或稱伊霍之

勳無謝於徃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

翰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雖時

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

露阿肯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

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銑曰迴山海變霜露

謂上自曾祖下至玄孫若夫高冠長劍紆朱

懷金者布滿宮闈金日高冠長劍武夫之服

也直子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直裏

選二十五

三

也王者以茅裏五色士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謂諸侯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

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

國南金和寶冰純霧穀之積盈物月珍藏嬙

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良日第館

是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州國之官過半

霧者如霧之輕物滿也嬙嬙御也侍狗馬

飾彫文土木被緹啼繡翰日彫畫也牆木屋

文皆剝割氓黎恣極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

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腐身熏子以

自銜達銜曰氓黎庶人也援引謂攀附也權

同於闖人以自銜露而求聞達同弊相濟

其徒有繁也繁多也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

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寤劇緣閒搖亂

區夏濟曰蠹亦敗也殫盡毒病也窮棲謂深

其間隙起其謀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

出禍從旋見孥戮言也孥子也謂諫者并子

見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洙翰曰考謂捶繫

諫者同類使轉相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

善銜銜曰離逢被加也言朝廷稱為實武何進位

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向曰竇

矯詔誅武何進大將軍謀誅宦官為大將軍者曹節

疑留謂違留未斷之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

漢之運命盡雖索紹龔行芟夷無餘濟曰

乎極盡也命盡也趙忠捕宦官無少

行天子命罰也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

初表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捕宦官無少

斬悉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閻宦之暴而自

為亂故云易亂亦何云自曹騰說梁冀竟立

昏弱者曹騰說真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

帝位也遷謂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

然向曰言始以問官得位亦

### 逸民論一首

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不為時俗所拘不

能動為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履頽陽之高良曰

也喻勢利侵己已能逃避是遯之時義大也

事謂幽寂之事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堯請屬天下於許由武盡美

矣終全孤竹之絜齊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

武王不能屈其清潔清也自茲以降風流

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說曰自

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

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

匪一事謂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

向曰全至迴迹避濁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

代以全至迴迹避濁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

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

清然其甘心吠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清日

躁動圖謀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激

也吠畝謂耕稼之事憔悴則枯槁也豈必

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良日

者豈親樂山水哉言故蒙恥之實屢默不去

特煎取介之性也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翰曰蒙冒

退也言節節

連為齊却燕軍齊欲離連連乃逃於海上言

雖封子乘之國亦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

為矣之性迴適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為也彼雖

硜硜有類沽名者名曰硜硜堅勁兒沽然而

蟬蛻稅頤埃之中自致窳區之外齊曰隱者

內致窳區之外有如蟬之異夫飾智巧以逐

浮利者卒異於脩飾智諫以逐榮華之事

荀卿有言曰志意惰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漢室中微

王莽篡位篡奪也士之蒞籍慈義憤甚矣

夜

何曰道籍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是時裂冠  
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漢朝高  
駁裂冠冕相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漢朝高  
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良曰鴻飛冥冥弋者

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先武側席幽人求  
之善不及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旌帛  
蒲車之所徵賁義彼相望於巖中矣銑曰旌招

求賁帛蒲車招隱中言多也徵者薛方逢  
聘而不肯至王莽時徵之俱不就光武即位  
乃辭以方於道病卒徵萌嚴光周黨王霸

而不能屈三聘而後至帝車駕就館看光  
不起帝撫其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政耶良  
久曰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周黨隱居池水不

武累徵而不至若短布單衣以見先武伏而  
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曰天子霸王霸建武中到  
有所不稱臣竟以病歸守志不屈羣方咸遂志

士懷仁遂志言無不懷其仁心焉斯固所謂  
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翰曰君舉逸人則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銑曰肅

也任公車特徵鄭均為將作大匠後託病歸  
隱身漁釣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  
終於家也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官

介羞與卿相等列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銑曰肅

介羞與卿相等列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

之入耿介謂執節守度也蓋取也列行列也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者亦失其順中之行焉顧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未七人列於此篇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與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翰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於下以叙文章利害是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失用喜愠分情靈銑曰靈異也言人稟天地而生



之性而剛柔不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曰

謳謠紛披風什曰齊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

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曰

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

於後人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

章之土振舉也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英美也薄迫也言美辭可以潤澤金也自茲以降情志

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齊曰愈益也

駟蔡邕此六人並異軌同奔遞相師祖良曰

漢朝文章之士也言已上雖清辭麗曲時發

六人行迹雖異同行於時乎篇而燕音累氣固亦多矣翰曰言文章清

之無穢累重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

高蹤以無嗣響銑曰美無能繼其音響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向曰

武帝年號曹氏基命謂太祖始封魏王三祖

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太祖武帝子植也咸皆

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

質齊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自漢至魏四百

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

言一斑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

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清謂得事之

質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

相慕習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良曰

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風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銑曰徒但詭變也言祖

故隨製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向曰元康晉惠

陸



士獨為當代文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綉音

星稠繁文綺合齊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

韻里招延四孝王於唯陽城作平臺樓道三十如

謂文也南皮魏文帝所造高韻也遺風餘烈事

極江右也翰日烈業極盡在晉中興玄風獨扇

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

彈於此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言博考子為周

也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

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帝向日建武義熙

長朔風之句晨風曰孫楚字子荆零雨之章謂

謂朔風動秋草也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

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翰曰式法也言此

之辭非附文質但以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音律調適取高前法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稍漸也此秘謂音

韻調適也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

親見也

理合匪由思至理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

所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至濟日張衡蔡邕曹植王業潘岳陸機顏延年

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之妙而去

也之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

不然請待來哲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  
不如此謂

### 息倖傳論一首

翰曰思變倖親也謂以親變而非升祭  
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籍而非才能  
故約著此傳  
以論得失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

則為小人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

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

傳說去為殷相後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

刑人板築於傳嚴之漢言此二賢皆自早賤  
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人非常處矣

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濟曰世胄也鼎食

也後明揚幽文唯才是與良曰揚舉也幽亦謂

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逮乎二漢茲道未革胡

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

叔度名動京師翰曰遠及也二漢前後漢也

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

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鑿乃鑿療

之疾且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二貂

見崇西漢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

漢都長安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  
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向日侍中之官

出則驃乘執戟都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

衛皆由勢族齊曰豪勢謂權勢之非若晚代

分為二塗者也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漢

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

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翰曰魏武帝曹

迫也魏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以平倉卒事急

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

以才品入才銑曰松猶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

無能以改易也州郡正魏而舉世人才升降

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向曰言舉下人

者但憑藉世族取相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

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

品無賤族者也齊曰言州郡正皆俗士不

宜品錄聲望多能甄別好惡但爵門族時

無賤族者也此言勢族不居下品寒歲月上品

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良曰訛偽

用謂豪家勢族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

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翰曰自此

之品也為卑庶也左傳曰僕臣臺臺臣隸皆人

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學然有

辨無別也日較明夫人君南面九重奧到絕九重

與天子之門數也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闈之

任宜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

之任謂用之既而息以狎生信由息固無可憚

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良習

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恩澤生而無

帝年號也運始明帝帝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

政糾雜理難通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宋武

多言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於假藉於卿士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

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銑曰言國權及

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人主謂

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會不知鼠憑社

貴孤藉虎威向口言天子但見於彼矣如鼠

之賤矣為穴謂羣臣曰北不敢擷之是憲社以

也江乙對曰昔有虎求百獸而食得狐狐曰

不信我我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之虎乃與

百僚畏於彼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

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寤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濟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謂相鈇鈇瘡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清構於牀第里側之曲良日鐵砧成疵也瘡痛

也言俾臣搆瑕於宮典牀簧成服冕乘軒出於

言笑之下同翰日言有趨附與言笑南金北蠹

乘悉方艚祖素縑丹珀至皆燕兩音亮銑日

貢故六南金蠹衣北方所出故云北蠹也艚

舟也縑繒也珀琥珀也兩車也言趨勢之入

賂遺近臣者皆以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

王石未或能比向日漢有許皇后史良務之

崇日皆富擬王者然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人日太宗明帝也法言日聖權倖之徒憎之

憚達宗戚皆良日言諸王親屬欲使幼主孤立

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

繼屠剿子小反翰日幼主謂明帝孤獨也言

宗王使相繼被戮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

而至絕滅剿絕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

夙傾實由於此一銑日忘厭也言人厭宋德非

也實由於於此言傾覆嗚呼漢書有息澤侯表

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息倖篇云日向

嗚呼嘆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

道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數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濟日固脩漢書自作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良日皇大纂繼緒業也

犬漢繼堯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翰曰寔實也  
 之神代無不秦人不綱網漏于楚銑曰網謂網  
 無綱紀是謂陳涉也高祖因之而起也秦不爰茲  
 能誅之是謂陳涉也高祖因之而起也秦不爰茲  
 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旅眾也神母謂所斬焉  
 蛇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焉  
 漢火德尚赤粵于臨秦郊嬰來稽首齊曰粵  
 故舉朱旗赤粵于臨秦郊嬰來稽首齊曰粵  
 也嬰謂秦王子嬰革命創制三章是紀良曰  
 也稽首謂降於漢革命創制三章是紀良曰  
 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紀綱苛法殺應天  
 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抽罪紀綱苛法殺應天  
 順民五星合晷東井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  
 也景項氏畔換黜我巴漢畔換反易也項羽也

初與高祖約先入關者王之關中後西土宅心  
 羽反易背約黜高祖於巴漢之地也言蜀人  
 戰士憤怨皆居心於高祖征戰之際也言高  
 也於羽乘釁而運席卷三秦祖濟曰釁也言高  
 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  
 舉為雍王司馬所為塞王董璽為翟王俱封  
 秦中故謂割據河山保此懷民河良曰秦地帶  
 割據於此保人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肱曰股也  
 守懷思之為人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肱曰股也  
 蕭何曹參為理也祖不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曰  
 手何曹參為理也祖不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曰  
 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獸之用有恭行  
 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用有恭行  
 天罰赫赫明明惡也赫赫盛之順天罰迷高紀  
 第一亦猶曰毛詩之於後也迷高紀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濟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

之盛如珪如璋良曰珪璋五名閭闔恣趙朝政在王

趙飛鷲謂宮中門也謂炎炎燎火亦允不

陽飛鷲謂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蔽述

成紀第十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向曰隸賤徒侶也韓信

而王故云餓隸英布少時有相者謂之曰當刑

乎刑黥越亦苟盜芮尹江湖濟曰彭越王幾是

江秦時人為郿陽令甚得雲起龍驤化為侯王

割有齊楚跨制淮梁良曰曠騰也雲起龍驤

也齊楚韓信所封也英布言與高祖感而為侯王

北疆祖曰盧縮與高祖同里而高德薄位尊

非祚惟殃非銑曰祚福也言縮德薄而居尊位

反狀也亡入吳克忠信胤嗣乃長言吳芮能為

忠信之行故五代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嗣位長沙王也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濟曰炎也中微謂遭

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九縣風迴三精霧塞

良曰九縣九州也三精日月星也民馭淫詐

騷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

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神思反德大祖誕命靈貺自甄王翰曰言民歌

思復漢室誕大貺賜而自也言光武成大受沈機先

寶命神靈賜福祿而自成也甄成也沈機先

物深略緯天先於萬物智略能經緯天地

尋邑百萬貌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雲

向大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軍保昆陽王莽

級遂殺王尋長轂謂兵車也雷謂如雷之聲

於野也豎拂也此英威既振新都自焚齊曰

言漢初封新都侯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

云自虞劉庸代紘紘梁趙蜀也謂公孫述也庸

代燕也謂彭寵也梁王劉末擅命睢陽自稱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翰曰三河三川也謂洛

定擾亂也謂朱鮪據神旌乃顧遷行天討銚

洛陽赤眉擾長安也神旌乃顧遷行天討

所顧也遮行天討於四方也金湯失險車書

共道破也車同軌書同文謂天下太平而靈

慶既啓人謀咸贊濟曰靈神慶福啓明咸皆

也商業明明廟謀赴赴雄斷於焉赫有命系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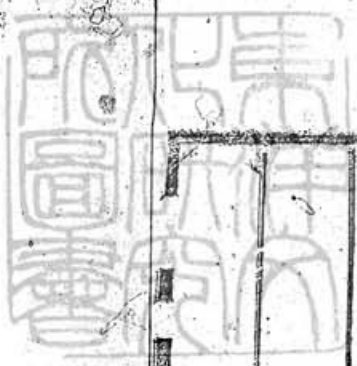
隆漢辭也赫盛貌言武略雄斷之盛能繼前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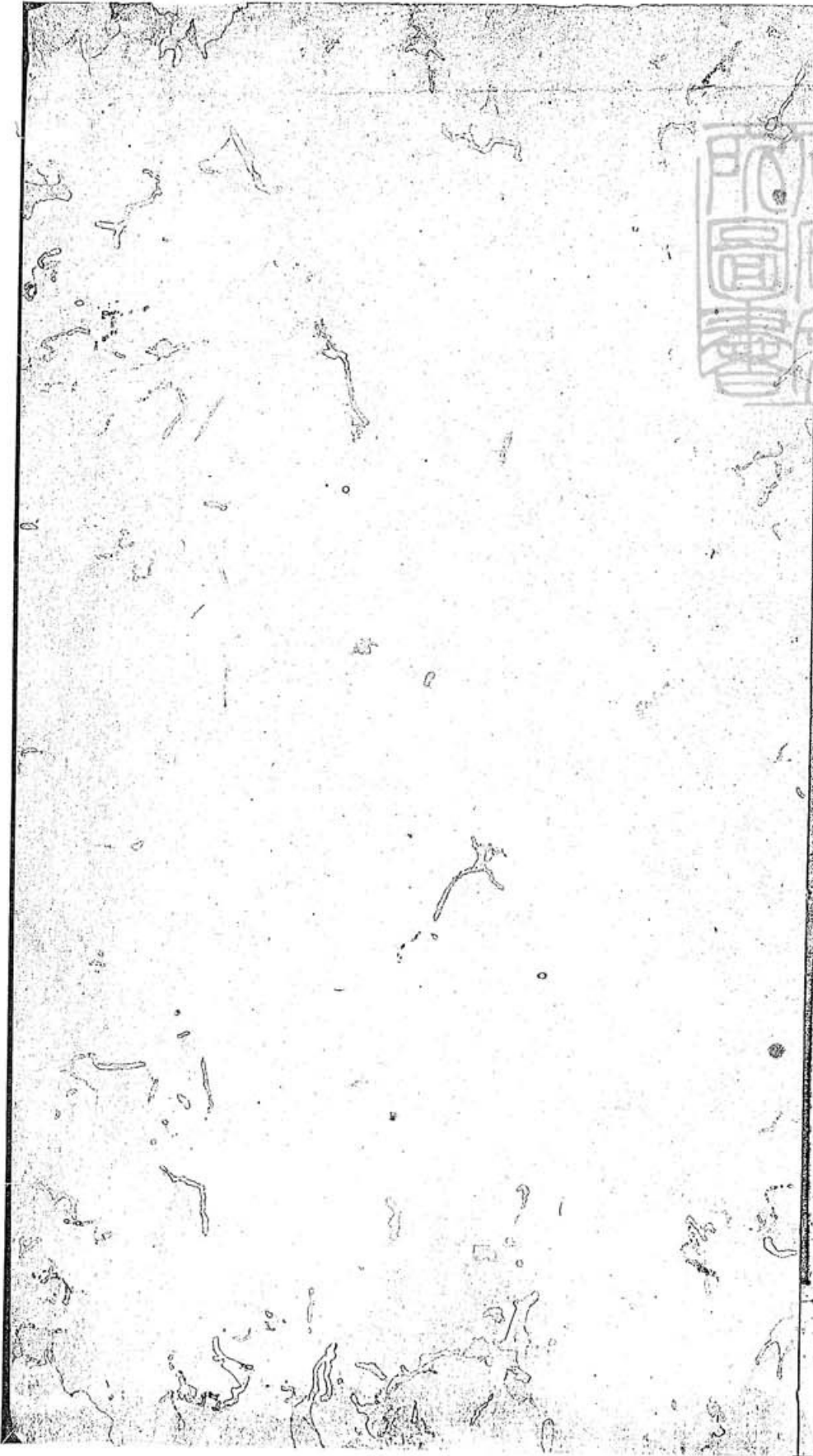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二十五

文選卷第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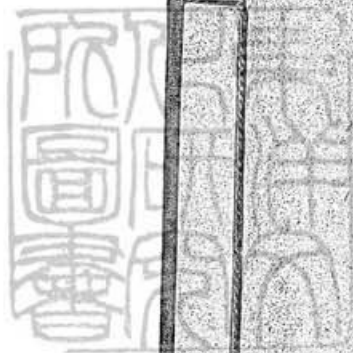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所入  
圖  
書

所入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